

(匈) 施密特·阿提拉 著

纽扣作证

—— 匈牙利刑事案件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纽 扣 作 证

——匈牙利刑事案件集

(匈) 施密特·阿提拉 著

刘 思 岳 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Schmidt Attila
Néma gyilkosok
a Népszava Lap-és Könyvkiadó
Budapest, 1983

本书译自1983年匈牙利《人民之声》报刊图书出版社匈牙利文本

纽扣作证

(匈)施密特·阿提拉 著

刘思岳 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25印张 151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11-055-1/1·0 定价, 2.15元

印数, 00001—10000册

内 容 简 介

“是我杀的！”小伙子的口供清楚明白：“我儿子干的！”母亲的证词也毫不含糊。然而模拟试验戳穿了谎言，小伙子终又重获自由。

深居简出的老人在家中惨遭不幸，屋里的地板上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纽扣。侦察员们以此为线索，终于抓获了凶残的罪犯。

下夜班的山多尔妮被一辆卡车夺去了生命，距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也有两人被撞。巧合，还是预谋？车祸，还是谋杀？

.....

以上写的并不是小说中的情节，而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生在匈牙利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案件。作者以其内行而娴熟的笔法将一些刑事案件组织成了一部扣人心弦的精美读物，使其成为既对有关人员颇具参考价值的纪实性作品，又令广大读者十分喜爱的文学著作。对那些企图走上犯罪道路的人，更可起到戒戒的作用。

欢迎您阅读《纽扣作证》一书。

译者的话

本书译自匈牙利《人民之声》报刊图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纪实性刑事探案集《哑巴凶手》。该书是根据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匈牙利发生的若干重大刑事案件写成的。作者通过对这些案件的侦破、审讯和判决过程的描述,比较翔实地介绍了匈牙利司法机关各部门和各类工作人员的专业特点、职责分工、行动配合、工作方法等,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司法程序等知识。作者不仅以内行的笔触叙述了案件的侦破过程,而且用生动的语言着力刻画了司法人员维护社会和人民安全的高度责任感,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工作态度,出色的专业素养和勇敢机智的品质。作者以鲜明的立场揭露了罪犯阴险、凶残、自私、变态的犯罪心理,并在谴责犯罪分子危害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罪行的同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探讨和剖析了他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家庭及个人原因,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减少和防止这些犯罪现象提出了见解。

作者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采用了侦探小说的某些手法,根据不同案件的特点安排结构,组织情节,刻画人物,语言也通俗洗练,是一本十分生动有趣的读物。书中介绍的案例及勘查、判断推理、侦破等过程和司法机关各部门的职能、活动、工作程序等情况,对我国的公安工作无疑是会有所启发的,因而对广大公安人员及司法工作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序.....	(1)
“我儿子干的!”	(3)
组初作证.....	(37)
拜火者.....	(95)
哑巴凶手.....	(141)
车祸，还是谋杀?	(157)
从抢劫开始.....	(175)

序

我们大家业已习惯并要求经常了解我们生活周围发生的重要事件，而且不仅仅是通过新闻媒介来了解，对于各种刑事案件也是如此。本书作者通过对一些刑事案件的介绍，试图满足人们的这种要求。

捕获罪犯并揭示他们的犯罪生涯，往往能够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加深人们对警察机关工作的信赖，密切警民的关系。

作者以内行而娴熟的笔法，记述了近年来发生的若干引起公众关注和义愤的恶性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使人读来颇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这本案例选中，我们可以一睹警察机关雷厉风行的举措，并通过了解侦察工作的各个阶段，见识科学成果在刑侦实践中的应用和警察的良好专业素质，获得有关侦破过程的完整概念。广大读者在消遣之余，亦能了解到有关刑侦机关之复杂工作的某些侧面及现代侦破和验证学的一些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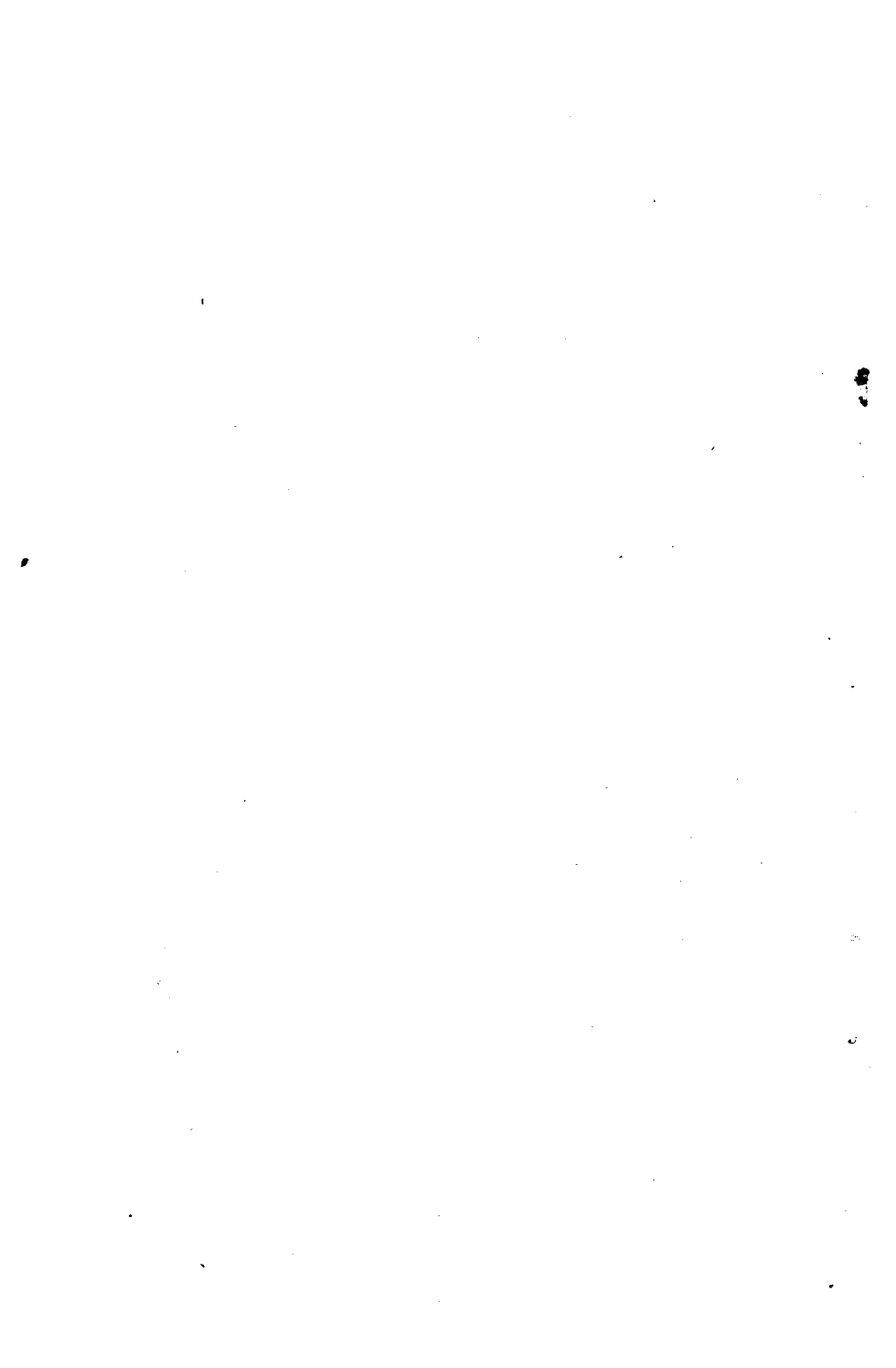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以生动的文笔和多样化的写作手法有力地揭露了那些犯下触目惊心罪行的作案者，剖析了罪犯们阴暗险恶的内心世界，抨击了罪犯无视公众利益、肆无忌惮、以身试法的行为。通过本书的案例，人们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导致一个人堕落乃至犯

下最严重的罪行。

本书首先是介绍性的，但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一本扣人心弦的读物，而且能对那些企图走上犯罪道路的人起到警戒作用。

布达佩斯警察总局刑事副局长、
警察上校孔采尔·伊士特万博士

“我儿子干的！”



夏夜，静谧而炎热。一辆老式有轨电车从远处吃力地驶来，在第19区警察分局门前的车站处慢慢停下。待车上唯一的旅客下车后，电车又启动了，孤独地在黑夜中继续开下去。

门卫看到一个年轻人从车站向这幢大楼匆匆走来。他下意识地往手表上瞥了一眼：11点30分。

“我杀了与妈妈同居的人。”年轻人开门见山地用这句话代替了问候。

“已经死了吗？”

“我想是的。”

当年轻人被带进屋里时，值班警官帕洛什大尉正在读一本侦探小说。这个目光清澈无邪的20岁左右的小伙子的话，使他难以置信。小伙子讲话的神情也令他迷惑不解：泰然自若，没有丝毫惶恐和愧疚。帕洛什大尉当即安排了一辆巡逻警车前往巴依奇-日林斯基大街，去现场验证是否真发生了凶杀案。

不到抽一支烟的工夫，派出去的人就通过无线电通话系统报告说：“我们在那栋居民楼的大门口发现了一具尸体。”

在布达佩斯警察总局中心值班室勘查组到来之前，帕洛什大尉开始动手起草一份报告。

“1981年7月30日23点30分，一位1961年生于布达佩斯、名叫吉什·费伦茨的男子（其母的名子是：郝拉什·安娜）来警察分局投案自首，说几分钟前他用刀子给了他母亲的同居者、40岁的塞卡契·佐尔坦以致命的伤害。后者当时喝醉了酒……”

虽然这是严重的罪行，但在警察看来却属于最简单不过

的案子。受害者、凶手、供词……一应俱全。

勘查组的例行职责是勘查犯罪现场、拍摄现场照片、起草勘查报告以及作出解剖记录等。

两个小时后，吉什·费伦茨已经坐到布达佩斯警察总局调查处的审讯室里了。

审讯嫌疑犯的记录如下：

“1981年7月31日凌晨2点。姓名：吉什·费伦茨。职业：售货员。文化程度：八年制学校毕业。有无前科：无。有持刀杀害塞卡契·佐尔坦的重大嫌疑。

‘你有重大嫌疑，明白吗？’

‘明白。’

‘你感到自己有罪吗？’

‘是的。’

‘要找律师吗？’

‘我不知道。’

‘如果你不愿意委托律师，我们可以给你指派一位官方律师。’

‘那就指派吧！’”

在这样的深夜审讯中，值班的调查官员只把那些最必要的事实记录下来。

在把审讯嫌疑犯记录中的正式栏目填好以后，值班警官托凯什上尉转向嫌疑犯：“你来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从哪儿开始谈起呢？”

“就从昨天晚上谈起。”

“我一个人呆在家里，直到晚上8点半。我母亲领着我

小妹妹到外面溜达去了。我妹妹睡眠不好，我母亲想带她出去活动活动，因为累了以后容易睡着。她们还没回来，我就听到有人使劲儿敲门。是塞卡契来了，就是和我母亲同居的那个男人。”

“他刚下班吗？”

“他？喝酒来着。喝了很多。最近一段时间他很少回家。上一次回家是两个星期以前的事了。”

“他晚上也喝酒吗？”

“喝。昨天晚上他喝得脚都站不稳了。他还带回来一瓶酒，叫我也喝点。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喝酒。”

“从来也没喝过吗？”

“我们根本没钱买酒。当然，我也不想喝。过了一会儿，我妈妈和妹妹回来了，习以为常的争吵就又开始了。我妈妈见他回家来了，就大声斥责他。尤其他那醉醺醺的样子，再加上肮脏不堪、臭气熏人，更惹我妈妈生气。”

“塞卡契有什么反应？”

“他破口大骂。这时我妹妹对他说：‘爸爸，你的味儿真大……’他就脱下袜子拿去洗。”

“你和你妹妹是亲兄妹吗？”

“我妹妹是这个人的孩子。但这没什么关系，我们是一母所生，我很爱她。有这样一个爸爸，她又能有什么办法。”

“后来怎样了？”

“佐里——我也这么叫他——拎着湿漉漉的袜子走出门，把它挂到窗下的绳子上去晾。要知道我们住在一楼。他刚一出门，我妈妈就把门锁上了。她不想再让他进来。她估计他见状就会离去。可要是佐里想留下的话，谁也没办法赶

走他。”

“塞卡契怎样了？”

“他在门上猛敲起来，还砸信箱盖儿，同时大声吼叫。我妈妈呢，就在屋子里和他对骂。佐里看到门打不开，就到街上去打窗户。”

“你什么也没说吗？”

“他们的事儿总是自己解决。”

“吵架、敲打一直到几点钟？”

“大概是11点或11点1刻的样子。这时我打算让这幕丑剧终止，因为我怕把小妹妹吵醒，再说我也想睡觉了，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呢。”

“你打算怎样终止这幕丑剧呢？”

“我跑到厨房抄起一把刀，就往门口走去。我妈不让我干，说让她来解决。我们还争了一会儿。这当儿佐里还在不停地打门。我母亲把门打开，冲到走廊里。我跟上她走了出去。”

“那把刀还在你那儿吗？”

“在。”

“在什么地方？”

“拿在手里，藏在背后。”

“在走廊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母亲和佐里互相推搡起来，经过通往楼梯间的活门，后来在楼梯上站住了。我看到佐里挥起右手向妈妈打去。我猛地冲过去，把刀子一下子捅进他身体，并且怒吼道：‘你要再到这儿来，我就宰了你！’”

“大声吼叫吗？”

“是的，连楼梯都震动了。”

“你是从什么方向刺的那一刀？”

“从我母亲旁边，象挥镰刀一样，斜刺过去。”

“塞卡契呢？”

“他瞪了我一眼，还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接着他转过身，沿楼梯往下走，最后倒了下去。他的头磕在最下面一级台阶上了。”

“后来呢？”

“我和妈妈回到屋里。我对她说，这把刀子别动，我穿上衣服到警察局去投案。”

“在你们住处附近就有诊所，为什么不去找医生抢救塞卡契？为什么要往警察局跑？”

这个问题使小伙子愣了一下。但他略想了想，又从容答道：“我离开家时，我母亲陪我走到大门口。从佐里身旁经过时，我抓起过他的手。手已经凉了。我想，他已经死了。这时电车来了，我就跳上车，到警察分局去。那儿离我家只有一站路。”

“你是认为已经没救了？”

“他已经死了。”小伙子冷漠地回答。

上午10点左右，托凯什上尉敲开了他的女同事吉达莉·美林达中尉的房门。上尉若有所思地对中尉说：“我本来不想干预您的事，可这个小伙子使我感到有点迷惑不解。”

“您是怎么想的？”

“您还没跟他谈过吗？”

“这个案子头头一小时前才交给我。我现在正忙着办一

些例行公事，象签发拘留证啦什么的。”

“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年仅20岁、没有任何前科的年轻人怎么会杀人，而且把这仅仅理解为不过是迈进了禁止通行的地段而已。好象他根本没把杀人当成一回事。”

“您认为他的态度有什么问题？”

“我还说不上来。”

“这个小伙子不太礼貌吗？”

“哪里！”

吉达莉·美林达博士当天就在调查处传讯了年轻人的母亲、41岁的郝拉什·安娜。

“我提请您注意，您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也就是说您没有必须提供证言的义务。”她向这个矮小的、瘦骨嶙峋的妇人事先作了申明。

“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费里凯，也就是我儿子，是为了保护我才杀的人。那个男人对我的行为使他无法容忍。”

“您这是指与您同居的人，太太。”

“什么同居的人！……这个人只不过是利用我，而且不仅是我，还有我们全家。他寄生在我们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又冒出来，洗洗澡，换换内衣，然后又几个星期不着家。我连他上哪儿去鬼混都不知道。”

“塞卡契有工作吗？”

“哪儿也不要他。再说他也根本不想工作。有一阵子他在木料场干过临时工，可在那儿也离不开酒。人家对他经常酗酒非常厌恶。另外他对谁都蛮不讲理，净找碴儿闹事，还偷东西。”

“他也欺负过您吗？”

“有一次他因为殴打我被关了一年。

“可他出来以后你们又把他收留了。这有什么好处呢？”

“您要知道，他答应改，我也就相信了他，后来还和他生了一个女儿。被释放后他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可能那阵子喝得也少了点儿。谁知他很快又旧病复发。我们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快9点钟时，我带着小女儿回到家，看见他在屋内，醉得不成人样，又脏又臭。我当时就来了火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见面了，回来又是这个样子。我感到是彻底摆脱他的时候了。我还想到，他可能又被拘留过了。当我看到他醉醺醺地对着我怪笑时，气就更不打一处来。我让他立即滚蛋，可他却说什么他要看看他女儿，他有这个权利。我对他说，象他这样的酒鬼没资格谈什么权利，如果他头脑清醒，身上也不是这么脏臭不堪，那还可以来。这时他就脱下那双臭烘烘的袜子拿去洗。当他把袜子拿出去晾时，我就把他的东西扔到走廊里，接着赶紧把门锁上了。”

“那是几点钟的事？”

“大概是9点过几分吧。”

“后来呢？”

“他砸起门来，还搥打信箱盖子。我拿了件衣服往信箱里塞，以免他把信箱盖子打坏了。他一边搥一边咒骂，威胁说我要不放他进去，他就杀死我。我恳求他离开，小女儿要睡了，儿子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可是佐里根本不听，只是一